



醉里寻他千百度

——于建初文学作品评论集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曾绍祥

醉里寻他千里度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朝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31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9-824-8/I·259

印数：1-8050 册

定价：37.80 元

目 录

曾镇南	
于建初小说创作漫评·····	(1)
雍文华	
高扬人性尊严的旗帜·····	(48)
蔡 葵	
感受命运·····	(61)
孙健忠	
在展现中进行警示·····	(69)
宋梧刚	
一个作家的发现和再发现·····	(75)
吴秉杰	
醉里寻他千百度·····	(126)
绍 俊	
萦绕在心的纯洁的童年梦想·····	(139)

胡 平	
生命中常驻的醉意·····	(150)
朱 晖	
本色的魅力·····	(162)
林为进	
性格命运及其他·····	(173)
叶雪芬	
我读《醉悟人生》·····	(186)
陈 赫	
动物的本能与人性的爱·····	(207)
王宏志	
人性的回归·····	(225)
伍振戈	
《醉了人生》与人性关怀·····	(231)
陈泗海	
这次第，怎一个“错”字了得·····	(237)
周寿康	
关注社会直面人生·····	(255)
聂利民	
善与恶互为彼岸·····	(275)
吴蔚起	
孟白其人·····	(288)

曾少祥	
圆熟精致藏匠心·····	(301)
刘星宜	
论《缺陷》·····	(322)
桦 戈	
用感情拥抱世界·····	(355)
王 晖	
人性的写真·····	(367)
谭真明	
《醉醒人生》思想艺术略论·····	(381)
文少保	
痛苦与企望中的突围和挣扎·····	(391)
陈 赫	
灵魂的扭曲和人性的复苏·····	(401)
余康民	
血雨腥风中站起来的中国魂·····	(410)
彭建生	
《醉恋人生》的艺术魅力·····	(418)
曹 康	
苦心经营作品佳·····	(427)
李湘树 王福良	
斜阳亦斑斓·····	(435)

言 方

浅谈《夏夜星空》…………… (441)

庭 竹

让心中的阳光照亮人生…………… (447)

曾少祥

读剧札记…………… (463)

罗先霖

耐人寻味就是魅力…………… (473)

于建初小说创作漫评

曾镇南

我所读到的于建初的这两部长篇（《醉恋人生》与《醉了人生》）和十来篇中、短篇小说，只是于建初两百万字的小说创作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作品大至产生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是作者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变化（暂时搁笔而投身商海）以前的旧作。以这些有限的旧作作为研究的材料，是很难为于建初的小说创作勾勒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轮廓的。但是，由于这些作品确实引起了我的研究的兴味，在认真的反复阅读中，我对于作者的文心和笔意，有了些领会，写将出来，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大约还有些参考价值吧。

近二十年来，我国小说园地耕耘者之众，大约是几千年的小说史上所仅见的。小说作品之丰，也极一时之盛。可谓茂林修竹，满坑满谷；山花野草，连阡累陌。以跟踪当代小说创作为职志者如我辈，所能亲炙目验的作品，其实也是少数。因此，于建初的小说之于我，完

全是一片陌生而新鲜的艺术天地。我不敢说在这里有什么伟大的气象，超拔的声响，足以贯通世界乃至宇宙的什么什么；但是，我却可以负责地说，在于建初的并不狭窄的小说天地里，有着中国人现在的人生的真实血肉，有着一个可爱的敏感的青年率真的声音，也不乏处于深刻的变革、变动中的大时代的形影。即使只从文艺的观点来看，那朴素而又灵动的笔致，细腻而又泼辣的语言，布局设计上的用心，节奏情调上的把握，也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掩卷之余，我竟有点自责孤陋地想：对这一位青年作家，过去为什么毫无所知呢？

—

我想先来谈谈于建初的中、短篇小说。

于建初的处女作是一个以部队生活为素材的中篇小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其时他还是一个军事学院的学员。这篇小说我没读到，不能说出什么。不过，这个材料说明，于建初是从写中篇小说，写自己熟悉和经历的生活起步的。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于建初不端铁饭碗，将档案放在了长沙市人才交流中心，决心“靠手中这支笔来闯闯长沙”。他在短短的两年中，写了六部篇幅不太长的社

会问题长篇小说。据作者在《醉了人生·后记》中说，在这些长篇因种种原因不能与读者见面之后，他对自己的创作“来了一次深刻的反思”，改而写中篇。很快，一个五万字的中篇便在省刊上问世了。

了解了这样一个曲折的创作经过，使我对于建初中、短篇小说一些篇什何以一出手就呈现那样一种比较完整、老练的风貌便不再感到惊讶了：他以中、短篇登上文坛并产生影响是经过长期的创作准备和充分的创作练习的。这正是一个刻苦勤奋的文学青年走向收获的必经之路。

在我读到的这些中、短篇小说中，中篇小说《醉悟人生》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这篇小说是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中自然的流淌出来的少年心曲。它的调子是忧郁的，甚至带着些愤激，像受到时代风雨搅扰变得有些浑浊的小河遇到阻遏而扬起了浪花；但它的意境却是开阔的，情绪是饱满的，笔触充满了青春初醒期的诗意和美，让人在对苦涩的生活的回味中感到了温暖，想起了振作。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郭君的十二岁的小学生。时代背景是极“左”思潮笼罩着社会，弥漫于学校，毒化着人们的生活和心灵的“文革”时期。小说虽然用第三人称，但始终从郭君的视角，去叙述发生在学校生活中的种种或荒谬或美好的事件，去观照影响着他的学习和

生活的或正直或邪曲的大人。作者把十分难以表现的少年倏忽多变的内心生活过程纤毫毕现、穷曲尽摄地描绘出来了。少年的心高气傲、聪明敏感；受到无端压抑、打击后的消沉和气愤；得到理解和重视时的雀跃和感动；还有同学少年的离间不了的真挚友谊；无意中窥见异性的美所引起的朦胧的青春的悸动；……这一切都是在一个个醇厚有味的少年故事中，在情节和细节的自然流淌中表现出来的。一个阴郁的、复杂的时代给予一个农家少年明净的单纯的心灵世界以怎样严峻的洗礼呵！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没有考上中学的郭君不得不参加剧团，乘船离开家乡走向宽广的社会和人生时，作者这样写道：

“船破浪而行。两岸青山，前边是长长绿水，是白色天际，是等着初出乡关的人儿去见识去经历去体味去享受也去跌打滚爬的人生社会。魔术般的社会，但又蜜一样甜的社会。”

这是作者对一位秀颖慧悟，好读深思，又有些艺术气质的少年走上坎坷的人生之路的祝福，又似乎是发出作者内心的对自己的命运的浩叹。这祝福和浩叹中，都融化着对社会的独特认识：像魔术一样地变幻着复杂的形与色，又有着像蜜一样甜美的滋味：人间真情的滋味，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滋味，在摸爬滚打中获得成功的滋味，在没有路处走出路来的滋味，这种对社会独特的

认识，将在作者的一生事业和文学创作中不断得到廓大、延伸、深化。

通过郭君对他的两个截然相反的老师——何老师与毛老师的细致的观察和这师生三人微妙的关系的揭示，《醉悟人生》显示了它反映社会，反映时代的深和细。新来的班主任何老师是教师之中玩阴谋搞名堂的专家。这个人物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揣摩“文革”时流行的那些极“左”政治的高调和种种扭曲不情的做法，如“突出政治”，办宣传队、吃忆苦饭、讲“阶级感情”等等，冠冕堂皇地行私利己，以达到步步高升，入党做官拥美人怀的目的。他垂涎毛慧老师的美，内心充满欲望但表面虚伪矫饰。当他被毛慧老师拒绝之后，恼羞成怒，不但利用权力把毛老师弄到更偏僻的硒州学校去代课；而且迁怒到无辜的郭君身上，使这位品学兼优的少年失去上中学深造的机会。毛老师对这个人的评价是：“我最看不起这种人。我觉得那满口粗话的流氓都比他好些。”这真是痛快的诛心之论。实际上这位姓何的老师就是受了“四人帮”流氓政治的影响而颇带些政治流氓气的。在这个人物身上，折射出那个倒行逆施的时代残害善类，泯灭良知的普遍性的险恶世象，它是有一定典型性的。

如果在郭君的生活中只遇到何老师这样的奸邪小人，那他对社会的看法就会近乎绝望了。幸运的是，他

还得到了毛老师的喜爱、呵护、鼓励。毛慧老师只是一个十九岁的代课老师，乡间小学的小知识分子。但她却是郭君人生起点处的一位优秀的导师。和何老师那种妒才嫉能的恶声（“哪怕你人再聪明，哪怕你成绩上得天，你思想品质不好，也莫想在我们班上出水！”）相反，毛老师却告诫郭君：“因为有了才能被人骂成刘绍棠当然痛苦，而如果因为缺少才能而被人骂成饭桶那更痛苦！”这是在当时颇为越轨出格的议论，但却给少年郭君以极大的激励，简直是滋润他身上潜埋着的才能的种子的甘霖。毛慧老师能有这种超越时流谬见的卓识并不是偶然的，她是那个流行“读书无用”的时代里悄悄地读了大量好书的女青年。五、六十年代产生的我国当代文学中那些充满了高尚的理想和情操的优秀作品，养育了她的灵魂，使她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她的社会地位和所生活的环境，也使她保持着民间百姓对事物的合情合理的看法，保持着正常的是非感和美感。在她对吃忆苦饭的幽默看法中，在她对各种小吃的消失感到的遗憾和困惑中，在她到乡间去如鱼得水的欢笑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压抑的、多所钳束的时代里却正常地、自然地活着、说着、笑着，也思索着的女孩子形象。在去乡下秋游时，“她一个人话最多，她大声说笑，好象天底下每个地方都是她的家。”多么可爱的一个女性，她像一簇亮丽的生命之火，烛照着那个灰黯乖张的时代，使它的

死气突显出来。毛慧、霞皮护士、乡下婆婆，还有郭君和他那些可爱的同学们，这大多数人的存在，这大多数人的喜怒哀乐，才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他们是不允许那个灰黯乖戾的时代长存的！在小说的结尾，尽管毛慧和郭君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我觉得，他们在这场生活的斗争中并不是失败者。在精神的健全上，在生命的活力上，他们是无比地高出于伪饰弄权的小人的。他们才是实际上的胜利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有着广远的未来。时代巨轮的转动已证明了这一点。

《醉悟人生》在艺术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它在描写少年的青春情愫和隐秘的“过失”时所表现出的艺术勇气和艺术节度感。小说中郭君和毛慧老师、霞皮护士一起到山乡秋游时，有一个郭君无意中窥见毛老师洗浴的情节。青春女性的人体美给了小少年一个终生难忘的人生震撼，使他“像饮了酒，像生了场没有痛楚的病，头重而脚轻。”作者对这一瞥所见，作了充满雕塑感和诗意的描写，也把小少年那种怕看又想看看，看了又有犯罪感的复杂心理变化统摄于笔下。这些笔墨是畅酣有力，淋漓着水气、活力的，又是适度、优美的，毫无猥亵感。后来，当郭君到硒州去向毛老师辞行时，终于忍不住内疚向老师坦言了自己的“过失”，毛老师听了后用慈和柔爱的眼光注视着他，给了他一个短接即离开的拥吻，然后默默地，疾速地送他上路。这

个结尾在艺术上是含蓄而有力的。对少年青春心理的洞悉和理解，与对少年远大前程的瞩望和关爱，使毛老师做出了这样师而友，理而情的处置。在这一刹那间，我感到毛老师真是脱俗而宽厚的伟大女性。她的纯洁的柔情是带些母性的，她的清澈的理智是闪动着道德的幽光的！

在裸裎和纵欲的描写早已越过了道德感和美感的藩篱而在一些当代作家笔下变成司空见惯的现象的今天，再来回视于建初的这一含蓄的艺术处理，我不禁生出许多感慨。当然，这种文学的变化也是世风的折射使然。不过，文学对性爱的描写，向来是对一个作家的社会的责任感、道德心和艺术良知与功力的试炼。在这里，美好的情愫和俗恶的情趣相隔往往只有一层纸；道学的伪饰和理性的严肃也并非一眼看去就泾渭分明，犁然可判的。这些都需要在具体的艺术情景中去具体地分析。在这个意义上，于建初在《醉悟人生》中的这一艺术处理，是有相当深长的艺术意味的。

对极“左”思潮锈蚀下造成的伪劣小人的透视，在短篇《春夜》里似乎更深了一层。小说中所刻露的那个水电局人事科长向菊波的丑恶灵魂，实在让人怵目惊心。这个人在生活中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口口声声都是让青年革命呀、上进呀、关心政治呀等等话头，但当他要引诱涉世未深的少女淑君就范的时候，便彻底撕

下了假面，发泄式地宣讲起他的政治流氓的人生哲学来了。你听：

“共产党员?! 我才不真心实意地做那种清教徒似的共产党员！我是个人，我要金钱，我要美女，我要快活，如果现在国民党吃香，那我就是个国民党员。我有本事，我永远不会吃亏。我有两付嘴脸，以前我跟你讲的全是假的，也就是假现象，这就叫本事。淑君，你跟了我吧！我可把这种本事教给你，有了这种本事，在世界上永远也不会吃亏。……”

这是自己把自己剥得干干净净的“透底”的自供！发人深醒的是，有这种人生哲学的人，在五十年代那个共和国建国之初社会发展比较健康，党风、世风也比较纯正的时候就出现了，而且能占上风而兴风作浪，把汤文那样的正直耿介之士打成“右派”；那么，在现在，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这样的人生哲学更不能说就绝迹了。应该承认，向菊波这个人物及其政治流氓哲学是有一定典型意义，有警世作用的！

《春夜》这篇小说中对向菊波所用的笔墨不多，它的主旨是描写汤文与淑君的爱情悲剧，着重刻画汤文对待爱情的诚挚、严肃与执着。这方面的故事，与风行一时的《天云山传奇》等相比，虽有自己的关目和细节，但大的立意毕竟近似，所以也就不容易被人注意了。倒是寥寥几笔画出的向菊波其人，至今看来仍不失现实意

义。于建初刻画这个丑类，是有些本领的。请看这个人物刚出现时在淑君眼里时的肖像：

“四十来岁，人单瘦。眼神里有一种冷隽的光，使人有几分敬畏。可嘴角边却常常露着略略的微笑，又使人感受到一种长辈的亲切。穿着一件面子发了白的寡棉衣，棉衣的肩上打了一块补疤，显得又朴素又整洁。走路时，背着手，一步一步的，似乎永远在沉思着。与人谈话时，略微俯着身子。这时，便可清晰地看到他的头发已脱落得稀稀点点了。”

当下的小说中，像这样以精确传神的现实主义手法用心地画出的人物肖像画已经很少见了。看看这幅肖像，再想想同一个人在被情欲煎熬时喷吐出的那些猴急的心声，能不说这是绝妙的讽刺吗？

二

于建初的小说，虽然也有对给他留下一些少年印象的“文革”时期及此前社会变迁情形的描写，但毕竟不是主要的。他着重和大量地描写的，是他亲炙目验的这个急骤变化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自己就是这个新时代发生的改革史剧的剧中人，又是对这一史剧作艺术记录的剧作者。据《风云笔剑一书生》介绍说：

“于建初非常喜欢巴尔扎克的作品，对巴尔扎克的

生平故事津津乐道。他悟到，巴尔扎克的时代是商品经济猛然崛起的时代，巴尔扎克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记录了这个时代。当然，今天中国的商品经济之崛起，不能和巴氏之时代同日而语，可这的确是一片完全崭新的‘世界’。钻到商海里，写新的形象，新的商人，必定大有文章可做！”

这是一个有现实感和使命感的青年作家对自己的文学事业的指向和归宿的一种直觉！在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巴尔扎克——也许有不少人已经淡忘了，他是被恩格斯认为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已经被我们一些作家和理论家远远地超越过去，似乎变得落后不堪的时候，于建初却服膺巴尔扎克，选择了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是很有主见和勇气的。不管于建初在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上能走多远，也不论他有没有巴尔扎克那样的才力和器识，单凭他不盲从我们文坛上那些连半个左拉也称不上的风头人物蔑视现实主义的鼓噪这一点，也就令我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了。

更何况，于建初是有他自己现实主义创作的实绩的。这份实绩研究起来，也是颇有些自己的特色和滋味的。

于建初笔下的某些人物，对于时代的变化，有一种特殊的敏锐感应。短篇《明月》中那个梁市街上的风流